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JS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ASS 日本研究所

“登峰战略”系列研究成果

GENERAL THEORY OF
JAPANESE HEISEI ECONOMY

日本平成经济通论

张季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AS
日本研究所

“登峰战略”系列研究成果

GENERAL THEORY OF
JAPANESE HEISEI ECONOMY

日本平成经济通论

张季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平成经济通论 / 张季风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5201 - 0679 - 5

I. ①日… II. ①张… III. ①经济 - 研究 - 日本
IV. ①F1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4913 号

日本平成经济通论

著 者 / 张季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郭红婷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4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679 - 5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日本经济到底怎么了，坊间众说纷纭，让人雾里看花，摸不到头绪。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日本经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容否认，受中日双边关系恶化的影响，从媒体到学者等各个层面对日本经济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读，这些误读有可能影响我们对日本的综合判断，也会影响我们对日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关系比较紧张的现在，我们更有必要认识一个真实的日本经济。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鼎盛”时期，中日关系也处于“蜜月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管理经验、“日本第一”等日本的一切都被吹得天花乱坠，甚至成了世人学习的楷模与典范。然而，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此时又被贬得一无是处，过去的二十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其实，日本经济在 80 年代的辉煌之时也有瑕疵，近二十年来的灰暗之中也有亮点。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政策频繁变换，既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诸多败笔之举。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并且利用新的资料从新的视角对这段时期的日本经济进行深入剖析，就更容易让人们看清日本经济的真实状态。

1989 年日本开始使用“平成”年号，直到现在日本仍处于“平成时代”，日本学界也因此常常将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称为“平成经济”。但是，日本现任天皇明仁因健康原因曾在 2016 年提出要提前退位，估计 2019 年可能正式退位，届时日本的“平成时代”将结束。本书所涉及的日本经济内容刚好横跨整个“平成时代”，因此笔者决定将书名定为《日本平成经济通论》。由于这一阶段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称为“平成萧条”，但笔者认为此说法并不能准确概括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故使用了“通论”这一中性词。

本书虽为“通论”，但亦含“新论”之特点。第一个“新”，笔者在 2006 年曾写过一本专著《挣脱萧条——1990～2006 年的日本经济》，2009 年又主编了《日本经济概论》，上述著作中对战后以来的日本经济都有很多论述，但由于数

据的限制及本人研究能力所限，有些观点已经明显变得陈旧，本书是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新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第二个“新”，到目前为止有关日本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状况分析，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甚至是欧美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一边倒，认为过去二十年的日本经济是“平成萧条”，而且是“平成大萧条”，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而笔者并不敢苟同，本书在承认日本经济有“失去的”部分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对日本经济做出新的客观评价，即过去的二十年，虽然日本经济低迷，但实现了“无增长的发展”或者说是“没有水分的发展”；第三个“新”，在于本书利用日本的最新数据，并且利用了先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做出了更接近“真实”的客观评价。

本书的写作源于笔者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日本克服长期萧条的经验与教训”。该课题于2006年7月立项，原计划2009年12月完成。因2008年秋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发展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不得不对初稿进行第一次大幅度修改。修改稿刚刚完成，2011年3月日本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笔者又不得不对书稿进行再次修改和调整。2012年底书稿第二次修改刚刚完成，日本民主党政权下台，安倍新内阁成立，“安倍经济学”出笼，日本经济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对书稿又不得不进行再次修改，再加上其他更紧迫的工作缠身和笔者的慵懒等原因，本书的出版一直拖到现在。但也可以算是歪打正着吧，正因如此，才使笔者能够从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及“安倍经济学”、特朗普总统上台可能带来的冲击等更宽的视角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进行重新审视，这样也许能做出更为全面和客观的判断。

在进行“日本克服长期萧条的经验与教训”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对日本陷入“长期萧条”这一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理”的“通说”越来越感到疑惑。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了近十年，为了研究日本的国土综合开发问题，笔者走遍了日本绝大多数的都道府县，1999年回国工作后也一直从事日本经济研究，每年或长或短总要多次到日本考察，可以说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耳闻目睹，有切实的感性体验，也有一些较深入的研究。但笔者实在是没有感觉到过去的二十多年日本是处于“长期萧条”状态。大城市高楼林立，街道整洁，社会基础设施世界一流；乡村风光秀美，环境宜人；整个社会治安良好，井然有序；大多数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在盈利，国民生活水平也几乎没有下降。笔者对周围的日本朋友，既包

括大城市的公务员、职员、大学教师、学生和临时工，也包括农村的农户，进行无数次的走访和调查，很少有人感到生活困难或比过去的生活更差。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越来越感到将“长期萧条”这一标签贴在日本经济头上似乎有些牵强。

经过反复斟酌，笔者决定在本书中用“长期低迷”来替代人们通常所说的“长期萧条”。其理由在于，用“长期萧条”一词形容日本经济似乎有些过重，与事实不符，而“长期低迷”一词则可以比较恰当地反映过去二十多年日本经济的真实面貌。

首先看一下“经济萧条”的概念。所谓经济萧条，按照经济学的定义指长时期的高失业率、低产出、低投资、企业信心降低、价格下跌和金融机构、企业普遍破产。若按生产总值的变化来衡量“经济萧条”，则指任何经济衰退期，实际GDP下降超过10%就可视为“经济萧条”。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是典型的长期萧条。30年代的大萧条源自美国，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衰退阶段：第一阶段，1929年8月至1933年3月，经济出现严重萧条，实际GDP下跌了近33%，而后是一段恢复期；第二阶段，1937年至1938年，经济衰退的程度相对较小，实际GDP下跌了18.2%。而二战之后，美国就再没有出现过近乎“经济萧条”的阶段。美国过去六十年中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出现在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当时实际GDP下跌了4.9%。

另外，除了经济增长指标外，从社会状况来看，长期萧条给人的一般性印象就是由于失业人口剧增，国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即使到不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的程度，也是多数民众难以度日，社会秩序混乱，杀人抢劫等恶性刑事事件频发，民不聊生，整个社会一片凄凉景象。

很显然，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日本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当然，1997年和1998年日本确实出现了短时期的“经济萧条”，其特征是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也加入倒闭行列，严格来讲应当称其为“金融危机”，但日本很快得以挣脱，并没有达到“长期萧条”的程度，199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下降了1.5%，降幅远未达到经济萧条的标准。近年来，尽管财政状况恶化，贫富差距、区域差距有所扩大，但日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长期通缩物价跌幅不大，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出现的价格骤降具有本质的不同。

本书之所以用“长期低迷”一词形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多年日本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增长速度低，其实，政府财政状况

恶化和通缩问题也都与实际 GDP 增长率及名义 GDP 增长率低密切相关。另外，使用“低迷”而没有使用“低靡”的原因还在于，“低靡”指经济增长速度低而且萎靡不振，主要强调的还是增长速度低、增长乏力，而“低迷”除了增长速度低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迷失方向之意。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低，更关键的是迷失了方向。实际上日本在完成对欧美的追赶任务以后，其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方向，很多学者认为“80 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之舟是没有罗盘的航行”。鉴于以上理由，使用“长期低迷”来定性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似乎更恰如其分。

自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以来，在市场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下，无论是在自由竞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是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来就没有摆脱反复陷入经济危机的宿命，日本也是如此。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有效需求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凯恩斯学派和主张“小政府”的制度学派、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对克服短期经济萧条著述繁多，其观点也五花八门，而且被媒体吹捧得天花乱坠，但真正成用的并不多，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的类似日本经济这样的长期低迷更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时至今日尚未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名噪一时的“安倍经济学”已经推行四年有余，但也未能扭转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局面。

马克思等经典经济学家曾对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周期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总体来看，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越来越短，萧条与危机越来越频繁，但在程度上明显减弱。就日本而言，若仅从景气循环周期来看，日本也基本符合上述规律，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整个低迷期长期化，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也更加深刻。马克思去世后，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指导我们研究的理论武器。鉴于此，本书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原理对日本经济的现象和长期低迷的原因加以分析。

国别经济研究除理论意义和信息意义之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所用。日本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在我国的前面，过去日本曾经发生的失误也很可能在我国出现，甚至已经出现。日本经济虽然长期低迷，但元气未伤，实力犹在，特别是日本在经济低迷期进行了各种改革和大量技术储备，今后的潜在增长能力亦不可低估。日本的许多经验仍值得我们学习，许多教训更值得我们汲取。总结日本应对经济长期低迷的经验教训对避免我国也出现类似的长期低迷、防患未然颇有裨益，而且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健康和谐发展亦有警示和借鉴意

义。日本应对长期低迷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平时应当注意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更要防范长期低迷的出现。一旦出现低迷的苗头应迅速行动，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综合配套的措施及时应对，促进经济尽快复苏，其中控制财政杠杆水平和稳定金融秩序的意义十分重大。

本书共由九章构成。第一章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为切入点，对经历了二十年低迷期的日本经济的基本状况做出客观分析，力争为读者描绘一个真实的日本经济。笔者尽管不赞同“失去的二十年”这种说法，但并不否认日本经济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鉴于此，第二章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特别是从经济循环周期角度对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众所周知，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国内各种政策繁多，但财政和金融无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具特色的领域，再加上篇幅所限，本书只对日本财政和金融政策做重点分析。第三章分析日本严峻的财政现状与恶化进程，挖掘日本深陷财政困境的根源，并对“日本财政是否会崩盘”等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解答。第四章在介绍日本金融制度、金融大改革的基础上，重点对日本的反通缩对策进行分析，还对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和不良债权的彻底处理进行了梳理。值得注意的是，不良债权问题的解决和金融监管的强化不仅使金融秩序得以恢复，也为日本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五章总结分析了日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还重点讨论了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复活”及对凯恩斯主义后遗症的医治。日本成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抗击东日本大地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六章分析了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及大地震后的反思与灾后重建构想。可以说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是对民主党政权的重大考验，然而民主党政权并没有答好这张考卷，加上其他原因，民主党很快失去政权。由于民主党执政时间太短，加之三年换三相，其经济政策留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几乎被人们所遗忘。民主党政权虽然昙花一现，但其经济政策倒是很有特色，颇值得研究，为此，第七章对民主党政权的经济政策与效果进行了探讨。客观地讲，民主党2009年上台后遭遇了日本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民主党政权顺利地克服了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渡过了东日本大地震难关，也有值得肯定之处。特别是民主党政权出台的“以民生为本”的各项经济政策，尽管迎合大众和理想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但是也为后来自民党政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比如说囊括了“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主要内容的《日本再兴计划》基本承袭了民主党政权《新成长战略》的主要提法和主要经济目标。第八章深入分析了“安倍经济学”及其政策效果，并从理论层面和经济

实践等方面分析了“旧三支箭”和“新三支箭”的利弊及未来的风险隐患。第九章以日本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即特朗普上台后可能给日本带来的冲击为切入点，在对日本经济面临的难题及发展动力、潜质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日本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做了预测。

由于日本政府对数据经常进行修正，书中有些数据已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进行了更新调整，但有些数据发表时对当时的经济影响和震动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原来发表的数据进行分析似乎更具合理性。由此，书中所用数据有可能出现不一致之处。另外，还需要解释一下，在书中出现了“年份”和“年度”两种时间标记，“年份”指日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年度”指日本的财政年度（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日本的经济数据统计分为财政年度和日历年统计两种，两种统计的差距往往很大，本书大多采用财政年度的统计数据，但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使用日历年的统计数据。上述情况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对内容庞大、复杂多变的日本经济的了解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讹误和遗漏之处，承蒙同行和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笔者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领导、同事们的热情指导、支持和帮助，书中参考和使用了各位同仁的先期成果和珍贵资料，笔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书初稿完成后，曾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听课的各位同学为本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特别是叶琳和邓美薇同学通读了书稿并对所用资料进行了认真核对，书稿完成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晓卿编辑、郭红婷编辑在编辑和校对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季风

2017年早春二月于密云水墨庭院

目 录

第一章	“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	001
第一节	“失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伪命题	001
第二节	客观认识过去二十年的日本经济	008
第三节	从国际比较看日本经济的实力	013
第四节	“哀兵之策”的利与弊	018
第二章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探究	021
第一节	关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原因的论争	022
第二节	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探究长期低迷的原因	026
第三节	从经济周期的作用方面探究长期低迷的原因	039
第四节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其他原因分析	057
第三章	平成财政——跨世纪的大败笔	062
第一节	日本基本财政制度	062
第二节	严峻的财政现状与恶化进程	069
第三节	日本深陷财政危机的根源	080
第四节	日本财政危机的未来走向	090
第四章	平成金融——可圈可点	101
第一节	日本基本金融制度	101
第二节	“大爆炸”式金融大改革	110

日本平成经济通论

第三节	反通缩货币政策	118
第四节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大变革	127
第五节	不良债权的彻底处理	132
第五章	抗击国际金融危机	140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日本的应对	140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复活”	146
第三节	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效果与凯恩斯主义 后遗症的医治	152
第六章	迎战东日本大地震	156
第一节	东日本大地震的冲击与举国应对	156
第二节	大地震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	161
第三节	震后反思与灾后重建构想	166
第四节	震后日本经济面临的新难题	171
第七章	民主党政权的经济政策与效果分析	178
第一节	民主党政权的短期经济政策	178
第二节	民主党政权的长期经济政策与经济战略	187
第三节	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综合分析	192
第四节	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	199
第八章	“安倍经济学”及其政策效果分析	205
第一节	“安倍经济学”“旧三支箭”的主要内容	205
第二节	“安倍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短期效果	210
第三节	“旧三支箭”的效果明显衰退	214
第四节	“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	229
第五节	“安倍经济学”的风险与长期隐患	237

第九章 日本的经济增长动力、潜质与展望·····	241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退出 TPP 带来的冲击·····	241
第二节 日本经济增长动力与面临的难题·····	249
第三节 日本经济中长期展望·····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6
索 引·····	276

第一章

“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

前几年，美国著名经济杂志《福布斯》(Forbes)刊登了前编辑冯艾盟(Eamonn Fingleton)所写题目为《日本失去了20年的说法是个大骗局》^①的文章，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冯艾盟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在《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ic)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对日本的错觉：失去数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无稽之谈》的文章，并指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持有相同的见解，即认为关于日本经济萧条的看法缺乏经济学的根据。上述文章较短，其中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对其主要观点颇以为然。该文作者的暗示十分明显，即美国政府被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谎言所蒙蔽，采取了不恰当的对日政策，结果导致美国丧失很多经济利益。

在我国，受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及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等影响，从媒体到学者等各个层面也都或多或少为“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对日本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而这些误读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日政策的判断。拨开迷雾，辨明“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还原日本经济的真相，有利于我们对日本有个全面、清醒的认识。

第一节 “失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伪命题

一 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失去的二十年”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蹶不振，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的提法就见诸报端，而到2010年前后日本经济仍无起色，又有媒体提出日本经济“失去了二十年”，很显然，“失去的二十年”

^① Eamonn Fingleton, "The Story of Japan's 'Lost Decades' Was Just One Big Hoax," *Forbes*, August 11, 2013.

是“失去的十年”的延续^①。在媒体的渲染与炒作下，“失去的二十年”已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符号，而且这似乎还不够，因为“失去的三十年”即将接踵而来^②。原来印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创造过各种奇迹的日本经济影像几乎荡然无存，似乎日本已经衰落得不值一提，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当今的日本经济果真如此凄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现在仍然是一个国民生活富庶的经济发达国家。在这里，笔者想引用一段英国著名的周刊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02年4月号封面上的一段话：“街道很干净，几乎没有吸毒问题，也很少听到抢劫这个词，请想象一下这样的国家吧。列车正点运行，绝大多数人穿着整齐，即使是再普通的人也买得起高级点心。在这种富裕的国度中生活的人们，平均寿命很长，税率很低，失业率远比欧洲低得多，也比美国低。……但是打开报纸一看，都在说这个国家处于萧条与危机之中。难道世界上竟会有这等怪事？”虽然上述文字写于日本“失去的十年”论调甚嚣尘上的时期，但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日本并没有变得比十年前更糟。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是过分夸大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伪命题。

诚然，过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中的年轻人收入明显减少，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以及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等，这些可谓“失去的二十年”之实。日本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即在“日本模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阵痛和付出的“必要代价”。人们对“日本模式”的通常解释是日本处在追赶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充分利用后发展优势所采取的“追求一国繁荣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第一，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第二，出口主导型发展取向；第三，引进技术

① “失去的十年”这一提法据说最初出自1999年8月11日《中国新闻广场》栏目，此后在『ゼミナール日本経済入門（1999年度版）』（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中被理论化阐述。实际上准确的提出时间或出自何人已很难说清，但基本是根据美国“失去的十年”演化过来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失去的二十年”这一提法更为普遍，但始于何时、源自何人就更难说清了。

② 比较有影响的就有池田信夫「『失われた30年』に向かう日本」（*エコノMIX 異論正論、ニューズウィーク*、2010年12月23日）、塩沢由典「『失われた30年を』避けるには」（*オピニオン*；Chuo Online）、土居雅紹「『失われた30年』となる可能性も次の10年を考えて投資しよう」（*MONEYzine*「ワラントコラム」）、佐藤周一「いまこそ『失われた30年を』もたらした『中曽根政治』の総括が必要だ」（*広島瀬戸内新聞社、JANJANブログ*）等。

赶超模式；第四，主要依靠内部积累的高储蓄；第五，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等。此外，日本区别于欧美各国的一些特殊制度、惯行，例如，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深入干预而得名的“日本株式会社”，国家的“行政指导”，各种限制竞争、保护国内市场的烦琐的规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主银行制度，银行的“窗口指导”等，都应属于“日本模式”的范畴。应当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是“日本模式”的本质特征，因为它贯穿于经济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在这种模式下，日本将人力、财力、物力、技术这些生产要素或经营资源作为国家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强有力的官僚统治下官民一体，实现有计划的发展。国家财力的集中保障了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个国土的均衡发展；国家的行政指导和各种规制有效地保护了日本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保障了企业技术队伍的稳定和整个社会就业的稳定；主银行制度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稳定资金供给。

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特定条件下，是成功的和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变化，也会逐渐失效和过时。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和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上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的相当部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病暴露无遗，日本也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提倡自由放任至上主义，标榜“小政府”。在日本，主张改革的当局和支持改革的学者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以下两方面。①本来“市场”具有自律的恢复能力，但一些制度上的因素（如过多的规制、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不良债权的积累等）妨碍了这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使经济萧条陷入长期化和深刻化。只要消除这些制度性因素，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人才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就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②日本这次经济低迷的特征是供需差距的扩大，不景气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不足，倒不如说是供给过剩。不难看出，改革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全面信赖市场机制作用的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的主张；后一个论点是根据“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认为GDP和雇佣水平可以完全不考虑需求因素，只由供给条件（具体来说是决定经营者投资活动的条件）决定，实际上这是供给学派的主张。根据这种主张，他们提出，放松规制，处理企业的“三大过剩”问题，特别是大量裁员才是最好的景气对策。

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的“六大改革”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变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模式”，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提高民间活力。当然，这种转型绝不是彻底转向“市场至上主义”，只不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已。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加之与改革实践的不对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至于“失去的二十年”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时常回归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度过危机。日本目前正在推行的“安倍经济学”也包含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尽管“小政府”的目标迟迟没有实现，但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有所缓解。

总之，“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时常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失去的二十年”一语有太多的夸张成分。因为日本人忧患意识很强，包括大部分政治家、普通国民都不喜欢张扬，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而且不负责任地夸大事实以追求新闻效果。媒体的长期宣传，再加上许多日本学者精细片面的“科学论证”，导致多数日本国民甚至国际社会都误认为日本确实确实“失去了二十年”。

二 找错了参照物

“失去的二十年”的谬误根源在于找错了参照物。其实，我们在观察日本经济时一直存在一个误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或者以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与泡沫经济时期为参照物来考察和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日本早已完成追赶任务，与中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难以和中国相比。

日本与美国也不可比。虽然美国也已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美国可利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在全球呼风唤雨，利用所谓“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借口，有能力调动全球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服务，还可利用美元作为基轴货币的优势维持印钞权和定价权，借此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便自身经济出了问题，也可以让全世界为其买单。日本绝没有这种经济以外的能力来支

撑和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另外，从纵向比较来看，目前的日本经济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也不可比。日本在1955~1973年实现了高速增长，完成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昔日日本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较相似，甚至是在比中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其一，当时日本正处于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空间宽广；其二，从支撑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层面来看，三者的供给都十分旺盛；其三，世界经济与技术革命环境良好，日本实现了一枝独秀的发展。现在，上述的基本背景和基本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现在的日本经济无法与高速增长时期进行比较。

还有很多人拿现在的日本经济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例如，2017年初日本日经平均股指为19400点左右，仅相当于1989年的1/2强；现在的地价不足当时的1/3；与泡沫经济时期相比，日本的资产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①；现在在日本的金融、产业、企业实力与当时更是有天壤之别；等等。其实，拿现在的日本经济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更不恰当，因为泡沫经济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一种异常或者非理性的危险经济状态，所以与不正常状态进行比较显然是不妥当的。

笔者认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状况若与尚未发生泡沫经济之前的1984年的日本经济相比，应当是比较客观的。如图1-1所示，若以1984年基数为100，股市（除泡沫期外）有升有降，变化不大；地价也同股市一样，未发生太大变化；雇员个人收入略有上升，而法人收入有升有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人金融资产上升幅度较大，2010年大概是1984年的3倍。储蓄率下降是人们认为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的主要论据之一。从图1-2可以看出，虽然家庭的储蓄率在下降，但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国民总储蓄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在2002年以后，企业储蓄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这说明企业早已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且盈利水平较高。当然，企业储蓄率较高也反衬出日本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投资动力不足，这也是日本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表1-1的数据则显示，日本人均GDP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呈快速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1369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43429美元，增长了2.8倍。2015年降至32486美元，其主要原因在于日元贬值，国民生活水平并未下降。从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

^① 『失われた20年』、<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A4%B1%E3%82%8F%E3%82%8C%E3%81%9F20%E5%B9%B4>。